

1721
9.8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政变文献评介

燕妮·马克思给贝尔塔·马克海姆的信

回忆列宁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人物传记选译

布朗基与马克思



8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八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6,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书号 17001·65 定价 0.80元

（内部发行）

EG 10/03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办理邮购启事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不定期内部读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刊载国外新发表的马列著作，有关马列著作的研究资料，有关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材料以及他们提到或批判过的著作、人物和流派等方面的材料，此外还介绍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情况。读者对象为从事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发展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教学和编译出版工作者及党政军机关的理论宣传工作者。

(一)本资料每年约出六辑，每辑二十万字。由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专区以上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购买。

(二)鉴于尚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买不到本资料，本编辑部从第八辑起办理邮购(第一至七辑已售完)。每册价八角，邮费另加：平寄本市五分，外地九分；挂号本市角七分，外地二角一分。凡邮购者可将现款经邮局汇寄北京西城西斜街36号《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或银行汇款，银行汇款名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辑部，开户：北京人民银行西单分理处，帐号89010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八辑 目 录

政变文献评介..... 格·埃卡留斯(1)

《哥达纲领批判》创作和发表的历史..... A·K·沃罗比约娃(38)

燕妮·马克思给贝尔塔·马克海姆的信.....(66)

赛米尔·穆尔..... 埃·金鲍姆(79)

回忆列宁.....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90)

 道交通人民委员.....(90)

 列宁与文学和学术界.....(103)

 附：我同高尔基的会见(摘录).....(112)

1898—190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

 伯恩斯坦问题的辩论..... 周懋庸(114)

 《格拉纳特百科全书》人物传记选译.....(134)

 奥新斯基自传.....(134)

 拉狄克自传.....(144)

 拉柯夫斯基自传.....(175)

EG 10/08

李可夫传 (193)

托姆斯基传 (201)

乌格拉诺夫自传 (206)

布朗基与马克思 (218)

“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应该怎样译? 何宏江整理 (252)

《列宁年谱》简介 施 均 (263)

小 资 料

介绍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书目》 杨威理 (267)

读者·作者·编者 (268)



2 024 8234 9

预 告

第九辑目录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点》一书的批判分析

恩格斯：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蒲鲁东言论摘录

《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马雷什)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写作、出版和传播(吴锡安)

苏联学术界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日期问题的探讨(刘晖星)

列宁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列宁年谱》选译)

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斯瓦尔战争(威·李卜克内西)

革命的战士(威·李卜克内西)

祝贺威廉·李卜克内西七十寿辰(奥·倍倍尔)

《格拉纳特百科全书》人物传记选译：

季诺维也夫传。加米涅夫传。梁赞诺夫传。雅罗斯拉夫斯基传。

第十辑目录

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国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报告(1920年3月13日)

斯大林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1929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美国问题的三次讲话)

卡·马克思的《自白》(达·梁赞诺夫)

阿道夫·克路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波斯别洛娃)

俄国民粹派纲领性文献

我们的纲领 革命宣传纲领 前进，我们的纲领 敲起警钟！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 “土地和自由”社纲领 民意党执行委

员会纲领 土地平分社宣言 土地平分 民意党工人党员纲

领 人民党纲领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

让历史来裁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

政变文献评介¹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开场白〕

〔《人民报》1852年9月25日第21号〕

关于这个国家，有一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能够谈到，但是我们认为值得予以最殷切的注意，这就是：几乎所有就政变的性质和后果写了东西的作者，对十二月二日以后法国国家命运的变化都采取了完全近视的和无知的观点。稍微翻阅一下各地问世的这类出版物，就会发现这样说完全正确，而且这个情况极其重要，因为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或多或少想要表现它们的作者分别所属的党派或阶级的思想感情。

十二月二日，面对着波拿巴的政变，很自然，所有的反对党派会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情况也的确如此。联合保皇党人的抗议和山岳党的宣言，由于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自卫利益驱使下做出的，它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在于，后者至少有勇气拿起武器，而前者只是对拿起武器作出怯懦的呼吁。两者都以宪法的名义说话，而在以前，保皇党人曾那么经常地攻击、违反、中止和毁灭这一宪法，共和党人对它的保卫又显得那样可笑和无望。

但是，他们在那以后做了些什么呢？正统派接受了政变，奥尔良派指责了政变，共和党人诅咒了政变。有任何人解释了、有任何

人理解了这一政变的秘密吗？正统派认为过错在社会主义者身上；奥尔良派认为过错在山岳党身上；共和党人则认为是波拿巴犯罪。当代的政治圣哲们，把整个民族生存条件的巨大变化归咎于几个代表人物的错误政策，或个别人的狂妄野心这种偶然情况，他们尽力推卸自己对过去事件所负的责任，虽然他们以及他们的党派已经完全垮台，早已一钱不值，他们仍企图迫使公众接受他们为未来的开拓者。解释历史的论据何其贫乏！然而对敌对人物的抨击文章和各种各样的攻击又何其多！我们肯定不是波拿巴先生的同党；他用他自己和衣冠楚楚的流氓军人的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暴政，并不是为了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也不想为此感谢他；但是我们为他的成功高兴，我们喜欢看到他获得暂时的胜利，因为这会使我们的原则获得胜利，会使我们的阶级获得胜利。他的胜利是过眼云烟，高兴不了多久；但是我们的胜利则将是永久的、最后的胜利。波拿巴的专政已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准备了条件。所有这一切哀悼法国文明衰亡的论调是什么意思呢？资产阶级作家们口中的这一切与罗马帝国衰亡并提的辉煌比喻，不就是悲哀地承认他们光荣的时代在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吗？他们理解的文明，不就是地主资本家及其附庸教士和律师的政府吗？他们哀叹的是工人阶级的毁灭吗？谢天谢地！让他们去高兴吧，工人阶级不会因为资产阶级遭到灾难而毁灭。正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毁灭准备了工人阶级的复兴，保证了工人阶级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作家们为法国的衰亡和不可救药的堕落，为这个不幸而盲目的民族竟能把公众的自由（？）牺牲给暴君一己的欢心，而多么深沉地哀伤，几乎是哭泣啊！但是这些据说是被牺牲了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是选举权吗？你们忘记5月31日的法律了^①。是出版

^① 立法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废止了普选权。——原编者注

自由吗？——为什么你们早就箝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收报刊的罚款，没收报刊和封闭报刊呢？是结社自由吗？——象停职令、高等法庭、土牢或流放俱乐部领袖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过！对了——布朗基从来没有被关在贝尔岛的废船上。你们从来没有挑衅过、从来没有伏击过人民！你们从来没有在卢昂杀害过他们，也没有在里昂屠杀过他们，也没有在巴黎的街头射击过他们！照你们说来，在十二月二日以前，人民既享有自由和主权，又过着幸福和富足的生活。你们这些作家真会说话！是的，照你们说来，那一天，当这些无私和忠诚的领袖们宣布全国的自由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人民没有理会他们，是人民失去理智和寡廉鲜耻。但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如果人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如果处在危险中的只是你们的自由，你们对人民的统治——那么你们将说什么呢？不要在意；看在道德的面上，人民也应该抗拒一个对他们这样公开不守信用的人^①。对他们不用信用吗？可他从来没有对他们发誓要顺从或守信用啊！要“邪恶的和不道德的群众”来维护道德又是多么荒谬啊！是谁让人民习惯于发誓不算数的呢？不是梯也尔——不是贝利耶^②——不是摩莱^③——这是些天真的、纯洁的和诚实的人们！是波拿巴发明了这种以前无人知道的把戏。世界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完美，在十二月的这个凶险的日子以前，它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是这一天毁灭了政治上天真无邪的天堂。发假誓的果子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吃过，但是一支喝得酩酊大

① 指路易·波拿巴。——原编者注

② 比埃尔·安都昂·贝利耶(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正统主义者。——译者注

③ 路易·马蒂约·摩莱(1781—1855)——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总理(1836—1837, 1837—1839), 1848—1851年为保守的君主主义的“秩序党”领袖之一。——译者注

醉的、怒气冲天的军队在刺杀和平居民(如果他们的自由处在危险中,他们为什么是和平的),强奸处女和毁灭公民的财产(这后一条是他们最大的罪过)——难道这种情景不应该激励人民起来保卫自己吗?为什么应该呢?他们没有财产;富人给他们留下很少几个处女;而且如果被杀死的曾是和平的,那么未被杀死时也该是和平的了。人民是让波拿巴来对他们的敌人报仇,而等待机会对他们两者报仇。他们是对的。但是容忍独裁者对他们施行一部几乎是嘲弄人民最宝贵原则——选举权——的宪法!——被无限自由的表面现象所欺骗和愚弄,这种自由实际上仍是残暴的奴役,这对一个民族说来是多么可耻啊!首先,他们既没有被欺骗,也没有被愚弄,因为他们了解这点不亚于任何英国自由派报纸。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它呢?他们只是等待时机而已。奥尔良派和共和党人因为希望返回他们的国家,无疑会觉得这个时间太长。然而人民没有这种愿望;加之,他们也不着急。事情还不坏。你们过去不是总是说“人民应该保持平静,只顾做自己的工作”吗?很好,只要他们有工作,他们将只顾做自己的工作,在那以后,他们将自己寻找工作。自己寻找?是的,这不可怕吗?这个人民不愿为恢复亲王的王位或使资产阶级议会复活而拼命,而只愿为暗杀者们拿起武器!再见吧!法国的文明——《泰晤士报》对你失望了!在法国,要不是人民,已毫无希望。每一个相继当政的党派都常常向法国人民预言会有可怕的洪水。这个洪水正在来临,再也逃脱不了。啊!明哲的麦德斯通勋爵!我们英国的洪水什么时候会来呢?

在下一篇通讯中,我们将开始简要地介绍在海峡两边问世的关于法国政变这个问题的著作,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格扎维叶·杜里埃的《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社会革命》。

第一篇

[《人民报》1852年10月2日第22号]

帝制还没有宣布，对警察新导演的定时炸弹闹剧²也没有什么好说，我打算在这封信中评论我上次提到的一系列关于十二月二日事件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英国读者当中流传还不那么广泛，英国报刊对它们的理解也是极其肤浅的。我对它们进行评论的顺序，将与我上次提到的顺序不同；人们会发现，这样做更便于使评论逐步深入和透彻。我将从那部只是记述历史事实的著作开始；然后谈到那部进而从流行的传统观念出发对这些事实进行观察的著作^①；在这之后将评论的一部著作，虽然往革命方向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把波拿巴对法国命运造成的整个变化看作是作者的空论社会主义方案如何正确或势在必行的证明^②；而在最后介绍的著作，我们可以在这里立即指出，那是唯一的一部同时既满足历史的要求，又满足当代人对理解所从事的革命运动的需要的著作^③。

一、人民代表格扎维叶·杜里埃的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④

这本书的优点，是它的叙述非常可靠，或更精确地说，非常真

① 指维克多·雨果的书。——原编者注

② 指蒲鲁东的著作。——原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原编者注

④ 格扎维叶·杜里埃(1817—1868)，法国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共和党人，在第二共和时期当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他论述1851年政变的著作1852年在日内瓦和纽约出版。——译者注

实。由于十二月二日事件的目击者凡是出来揭发路易·波拿巴的罪恶和背叛行为的，都已被《通报》及其他政府机关报指摘为过分夸大事实，这本书的作者以他郑重的证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肯定谁也不会指控他想要用修辞或写诗所特许的虚构手法来欺骗读者。杜里埃先生虽然是巴黎的新闻记者，在你们无论哪个劣等文人都都会写漂亮文章的英国，他作为作家的才能可能会受到怀疑，但是他对那些他既亲眼看见同时又身受其害的可怕行为进行描写的权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人们只能对他敢于出现在读者面前鼓掌欢迎。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叙述的事件以及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一开始大致描述了路易·波拿巴及其搞政变的主要同谋者。这里不谈对路易·波拿巴的描述，它跟其他人、特别是维克多·雨果给我们描画的这个大流氓的肖像比起来，要差多了。我们只来看看对他的大臣们的描述。

林荫道大屠杀的指挥马尼扬将军，1840年曾被指控支持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企图³。被召到上院受审时，他否认了并且出卖了他当时不幸的主子，他是那样厚颜无耻和只顾自己，甚至连上院议员们——那些搞背叛的老手们——都感到恶心。1848年他被一家民主派报纸指控领奥尔良派的津贴；他亲自跑到报馆去，要求刊登他的抗议信，在这封信里他指责了奥尔良派，并且发誓，作为老共和国的一名士兵，在国民公会的领导下，他的同情一向是在共和国的制度方面。三年以后，他为了偿还债务就暗害了这个共和国。

陆军大臣圣阿尔诺将军，在1835年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尉，由于他在囚禁着不幸的安古勒姆公爵夫人^①的布累堡效了一

^① 安古勒姆公爵夫人，玛丽·泰勒斯·夏禄蒂(1778—1851)——路易十六世的女儿，极端的保皇党人，法国大革命中(1792—1795)被囚于布累堡。——译者注

些力，突然被晋升为将军。要不是他以前的罪行保护了他，他的放荡和胡闹早已招致刑法的惠顾。先是路易·菲力浦庇护了他，现在是路易·拿破仑庇护了他。

培尔西尼先生，今天是内政大臣，但他未敢在十二月二日就担当这个角色。他原是一个劣等文人，后来成了路易·波拿巴的耳目和知己——他主子的一切赏心乐事都由他安排，据说他甚至参与分享，他还是他主子的卑鄙阴谋和伪造行为的代理人。共同犯罪就是他现在飞黄腾达的秘诀。

最后，戴莫尼先生可以看作是那种高级的衣冠楚楚的流氓，那伙赌徒、骗子和伪造者们的典型，他们总是以犯大罪来躲过较低级警察的追究。他本来要在12月3日被关进监狱的，但他在12月2日把他的债主和控告者们统统关进了监狱。这四个人的肖像描绘得象每个巴黎人所熟悉的那样真实。

我很抱歉不能给你们提供这些肖像的赝品——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先生的作品^①——来让你们开心。这位先生是一个可伶的但是无耻的吹牛大家，他几乎是在十二月叛乱的仍在冒烟的废墟上为它的杀人犯们建立起了塑像，把他们抬到了半神的高度，把波拿巴神化为社会的救星。有一件事一定会使你们开心的，那就是他省里的宪兵和教士用凯旋门迎接了这位新的使徒，凯旋门上的题词是：“向秩序和宗教的保卫者致敬！”既然如此，我们能不希望早日看到阶级社会的这两根支柱垮台吗？

现在来谈杜里埃先生。12月2日早晨，他急忙到《革命报》馆去上班，这是一份由赖得律-洛兰创办的报纸，在它的竞争者即真

^① 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1806—1880)是法国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专制主义的维护者，这里是指他1852年在巴黎出版的《1851年十二月事件的传说》一书。——译者注

正的革命在六月的斗争^①中被他摧毁以后，冠上了这样一个名称。正象巴黎在动荡的时代常见的那样，所谓革命名流，即一群小野心家，在这家报馆举行了一个会议。杜里埃被委托起草一个宣言。“宪法——背叛”是这个宣言的两个把柄，是民主派脱离革命以后还保有的两件无力的武器。这个宣言张贴出去了；《新闻报》发表的宣言也同样张贴出去了。杜里埃先生抱怨它们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是在两个宣言上签名的是些什么人呢，它们又是向什么人发出呼吁呢？在签名的人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民的领袖——人民作为自己的战士一样爱戴的领袖吗？他们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山岳党人、“自由派的”作家、演说家，他们的确是议会讲坛的鼓号，但是他们的伟大来自无产阶级政党的毁灭，他们的口才取决于人民保卫者的沉默；总之，当需要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吹顺从和平静，当战斗对革命毫无益处的时候，他们又号召拿起武器。但是杜里埃先生却很天真地来揭示为什么他的同党们对群众毫无影响，为什么他们的报警喊声象童话中牧童的呼救声一样不被信任。他们在没有狼来的时候喊得太多了；事实上，它已经失去作用了。他告诉我们，当惊愕的共和党议员被用囚车转运到文森去的时候，通过林荫道时，人民曾企图冲散押送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是要释放他们。这些讲坛的英雄们怎样回答呢？“看在上天面上，住手吧！让我们到监狱去吧，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这样一批被吓坏了的、怯懦的**无辜者**——难道他们不该受到人民的嘲笑吗？这些驯服而胆怯的灵魂——这些不可侵犯但也从不侵犯别人的人物——这些愁容骑士们曾被提出来作为人民的引路人——不，作为人民的指挥官。要是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们当时没有，也不想有

^① 1848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原编者注

这种权利),那么,尽管波拿巴是流氓、盗贼、杀人犯或无论什么人(这些称号中的每一个,他都是配的),尽管波拿巴甚至打他们的耳光,他们也宁愿挑选波拿巴,而不愿要那帮过分殷勤的哀悼者,他们为了取得哀悼革命的权利而把革命埋葬了。他们的说教使人民士气沮丧,安于现状,而波拿巴的厚颜无耻却使他们醒悟过来。我这是指山岳党和民主派领袖的整体而言,并不把属于这个党的每一个人包括进去(不要把法国的民主派与英国的民主派混同起来。在法国,它代表小业主和佃户,但不是代表他们的真正要求,而是代表他们的想象的愿望。在英国,民主派与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象英勇的沙尔·勃丹^①和这部著作的作者本人那样勇敢无私的人,虽然可能由于他们狭隘的原则和观点而为人们所不满,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博得人们高度的崇敬。但这些人例外,任何英雄或殉道者都不配受到人们的崇敬,除非他为之进行斗争的是群众的直接利益,而不是阶级宪法的僵死条文或某种抽象真理的虚假荣誉。但是这后一点,我将放在下一封信中谈,因为雨果先生为此给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至于杜里埃先生,让我再补充一点,他在发表了他的宣言之后,就在街垒上找到了自己的岗位,一直战斗到深夜,在一切都已毫无希望之后他才离开那里,但是被抓住并被关进了马扎斯的监狱,然后被转押到比塞特尔和伊扶里的炮台里,对那里的恐怖情况他作了很有分寸的描写;后来他被用“杜格斯科兰号”船运往凯恩,最后被独裁者驱逐出这个国家。

^① 沙尔·勃丹(1784—1854)——法国海军上将,1838年先后率领舰队去西班牙岛和墨西哥执行任务,战斗非常英勇。——译者注

第二篇

[《人民报》1852年10月9日第23号]

我这个星期又不去记叙和评论那些构成当前官方历史的人所共知的下流把戏——所有的狂欢饮宴、游行示威、阴谋诡计、胜利的得意和压轴的合唱，他们用这些为在法国上演帝国的戏作准备，希望能通过这些给观众产生一点印象，因为这出戏本身除了“是用电报指挥的”以外，对观众说来毫无新奇之处。贵报的读者们无疑会原谅我不去理会这些玩意儿的。事实上，现在是很无聊的时候，而人们在能够演出“一出新戏”以前，肯定还需要有点闲暇。由于优秀的演员要求首先是评论家，所以让人民去评论他们自己的革命的过去吧，让那些想做人民领袖的人们去通过学习证明他们的领导才能吧，这样，将来上演的革命戏一定会获得成功，那是万无一失的。我来进行我的评介。

二、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①

很难确切地描述我坐下来评论法国最光辉的作家最近这部如此脍炙人口，然而又如此经不起推敲的作品时的心情。这部作品中我所珍爱的，若不是忘恩负义就不能略而不提的，是在第一次读它时它所给我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所有第一次读它的人们，特别是用原文读它的人们，都会感受到的。维克多·雨果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的确是无人超越的。他是真正的天才。象他的某些同胞、

^①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他的著作《小拿破仑》185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注

或更确切地说他的政敌所做的那样，把维克多·雨果作为诗人同拉马丁^①相比，作为戏剧家同大仲马相比，作为小说家同欧仁·苏相比，作为演说家同奥迪隆·巴罗^②相比，那就等于把一个拜伦同—一个华兹华斯^③相比，把一个莎士比亚同—一个布尔韦尔^④相比，把一个瓦尔特·司各脱同—一个詹姆斯^⑤相比，把一个谢里敦同—一个奥斯本^⑥相比。拉马丁这个世上最自负的作家、最大的伪君子，在他的《东方旅行》一书中说道，他年轻时曾认为，若能集诗人的月桂、演说家的棕榈叶和政治家的权杖于一身，那将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成就的顶峰。他让我们窥见了—他内心深藏的抱负。

但是他这个抱负失败得多惨啊！历史将很难承认他是历史学家；但是雅典人无疑是会邀请他去当辞令学校的校长的。可悲啊！你朝夕思慕的那种荣誉，后代将授予你的对手。的确！月桂是属于维克多·雨果的！我不禁要从他最近这部作品中摘引如下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

“人们会觉醒吗？”

“我们在俄国，涅瓦河封冻了。人们在冰上盖房子，沉重的马车从冰上碾

-
- ① 阿尔丰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是温和共和党人的领袖，1848年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实际首脑。——译者注
- ② 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是自由派王朝反对派的领袖；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为内阁首脑。——译者注
- ③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译者注
- ④ 布尔韦尔·李顿(1803—1873)——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辉格党人，1852年以后为托利党人，议员。——译者注
- ⑤ 乔治·詹姆斯(1799—1860)——英国浪漫派作家。——译者注
- ⑥ 贝尔纳·奥斯本(1808—1882)——英国自由派政治家，议员，海军大臣(1852—1858)。——译者注